

韓復榘張學良拜把兄弟

● 莫珍莉

軍隊整編明拒暗抗

山東軍閥韓復榘平生擁兵自重，心中所想惟有如何保持實力，獨霸一方做個土皇帝，二十年代初期，中原大戰，奉軍張學良倒向中央，導致西北的閻錫山、馮玉祥及桂系李宗仁的聯合反叛，土潰瓦解，全國總算統一，實際上各地軍頭仍欲各行其是，搶佔地盤，徵兵徵糧，擴展自己的勢力，表面上服從中央，骨子裡另有一套。對於各軍頭的想法和作為，中央心知肚明，因此，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極欲樹立中央威信，削弱各軍頭軍權，統一全國軍事指揮權，因而有中央編遣會議，計畫汰弱留強，加以整訓，建立一支指揮自如的國防軍。不料，各軍頭私心過重，視整編為剷除異己，明拒暗抗，製造了不少糾紛

，連最高統帥蔣中正都遭到無情的批判與責難。

奉軍出身的張學良，中原大戰中助了中央一臂之力，自是第一功臣，論功行賞，被昇以國民政府委員與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高位，僅次於最高統帥蔣中正，奉令駐節北京，設立副總司令行營，握有東北及華北五省的軍政大權，是華北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此時，蔣中正忙於剿共事務，華北的軍隊整編，交由張學良全權處理，張學良的看法與蔣中正大有差距，他認為地方部隊也是保安禦侮的力量，不主張全部編掉，因此，在他主持下，除保留了閻錫山的晉軍而外，還將中原大戰中被擊潰的西北軍殘部編成第廿九軍，任命宋哲元為軍長，其他西北軍石友三、龐炳勛及孫元魁部都保留下來，共有四十四萬多人，

第廿九軍抗戰初期，在北平近郊，曾痛殲來犯的日軍，立下赫赫戰功，第廿九軍的大刀隊更是威震全國，使日寇聞而喪膽，由此看來，張學良的看法似乎沒有什麼不對，然而人心各異，宋哲元抗敵有功，其他軍頭如韓復榘之流，就要另當別論了。

韓復榘攀伏張學良

韓復榘，是山東諸城人，沒上過學，胸無點墨，自幼吃糧當兵，但作戰勇敢，敢向前衝，由列兵升為馮玉祥手下的大將，管領師干。「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領土大部分陷敵，張學良改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主任，名稱雖異，實權一如從前，仍是華北發號司令的第一號人物。一九二九年，韓復榘隨馮玉祥向中央輸誠，被任命為山東省主席兼第三路軍總指揮，成

了家鄉的「大人物」，行為怪異，處事乖張，民間流傳了他許多笑話，例如省府舉行「總理紀念週」，他帶頭呼口號，他記不住太多的句子，把「總理精神不死」，

因為她是你的三小姐，今天剛從洋學堂放假回來！」他居然把三女兒誤認為是姨太太之一，差點「搞錯了！」

家做一番事業，如有什麼困難，只要我辦得到，一定幫忙，希望他抽空來北平聚一聚。」後來經過王、劉兩人從中撮合，張

喊成「總理不死」，身旁的幕僚提醒他「還有精神」二字，他照喊「還有精神」，弄得全場大笑。不過，據傳他雖是老粗，

韓復榘雖然處事乖張，但攀關係卻是能手，他見張學良炙手可熱，很想依為靠山，而他的山東省也在張的轄區之內，適

、韓見了面，相談甚歡，日子稍久，又交換了庚帖，結成金蘭，張學良把宣武門內絨線胡同的一所大宅送給韓復榘，供其來平歇馬之用，韓也在青島海濱為張學良準備了一幢精緻別墅，作為避暑渡假之需。

卻十分敬重讀書人，也很關心教育，有一天，他到山東省立女子師範視察，一進校

劉惠蒼和王以哲是保定軍校第八期的同學，劉家是保定府的老住戶，王以哲在保定

韓復榘為了拉攏張學良，並抬高自己身價，一天在省垣各界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我擁護三名（民）主義，因為孫中山、蔣中正加我韓復榘剛好『三名』。不過最好改為四名主義，再加上我的拜把兄弟張學良，不就成了！」

韓願以張馬首是瞻

門看見操場上有女生在打籃球，你來我往，搶得不亦樂乎！他看了看皺起眉頭，要副官把校長找來，劈頭就問「是不是省府撥付的經費不足？」校長不明所以，以諂媚的態度答道：「省府很支持我們，經費

的對王說，韓復榘主席認為張副總司令胸懷磊落，處事坦蕩，願以張馬首是瞻，俯首聽命。王以哲也告訴劉，張學良正謀團結所有華北的抗敵力量，抵抗日軍進兵關內，如能取得勝利，就直搗東北，打回老家去，洗刷他不抵抗的罵名。

韓復榘為了拉攏張學良，並抬高自己身價，一天在省垣各界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我擁護三名（民）主義，因為孫中山、蔣中正加我韓復榘剛好『三名』。不過最好改為四名主義，再加上我的拜把兄弟張學良，不就成了！」

很夠很夠！」韓復榘一聽大怒，罵道：「混蛋！既然經費充足，為什麼只買一個球，要這些小娘們搶來搶去，你不會給她們每人買一個嗎？」弄得大家面面相覷，尷尬不已。這樣的人物，竟然也是方面大員。

數日後，由王以哲引薦，劉熙眾會見了張學良，垂述韓復榘的願望，並表達了韓復榘對張的敬佩之意，張學良聽了很高興，說：「我知道向方（韓的別號）的情況，希望彼此幫助與支持，為北方、為國

一九三二年秋天，韓復榘應張學良之邀，來北平作官式訪問，張學良很給他面子，親自到火車站迎接，並在順承郡王府設宴為韓洗塵，賓主盡歡，宴後在客廳裡敘談，王以哲和劉熙眾都在座，張以探詢的口吻，首先問韓：「內憂外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對內對外，困難重重，您看我們應該怎麼辦？」韓先感謝贈他住宅，又說自己處境困難，擔心中央派兵消滅他。

：一不知兵員有多少；二不知財產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和子女有多少。一天，他瞥見一位標緻少女走進府邸，誤以為是新進門的姨太太，囑副官安排當晚到她那裡睡覺。副官惶恐答說：「這個小妞睡不得

數日後，由王以哲引薦，劉熙眾會見了張學良，垂述韓復榘的願望，並表達了韓復榘對張的敬佩之意，張學良聽了很高興，說：「我知道向方（韓的別號）的情況，希望彼此幫助與支持，為北方、為國

一九三二年秋天，韓復榘應張學良之邀，來北平作官式訪問，張學良很給他面子，親自到火車站迎接，並在順承郡王府設宴為韓洗塵，賓主盡歡，宴後在客廳裡敘談，王以哲和劉熙眾都在座，張以探詢的口吻，首先問韓：「內憂外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對內對外，困難重重，您看我們應該怎麼辦？」韓先感謝贈他住宅，又說自己處境困難，擔心中央派兵消滅他。

韓說：「我對政治無主張，打仗還能拼一拼。只要能保住我的力量，不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聽您的。有福同享，有苦同受，好不好？」張說：「我還年輕，願聽大哥的。」韓打斷了張的話說：「論年紀，我比你大幾歲，可是政治我外行，大政方針，你說咋辦就咋辦，我一定跟你走。不論對日本鬼子作戰，還是國內作戰，只要有你的命令，我作老大哥的決不含糊。」韓本有點口吃，也不善辭令，這次卻說得十分流暢。張說：「你真爽直、痛快，能交你這樣的朋友，非常高興。」接著又說：「父仇國難，我不能忘掉。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團結加強打日本鬼子的力量，時機到來，打回老家，為父報仇。盼望我們拼在一起去打日本。」張越說越激動，韓也為之動容，連聲說好，又說：「我聽你的招呼，幹！」二人站起來握手。張學良令人端上香檳酒，四人乾杯以示祝賀。事後韓復榘對劉熙眾說：「張漢卿這人痛快，夠朋友，是個血性漢子，交朋友就得交這樣的人，我們一定能夠合作得很好。」

同年九月，韓復榘派軍攻擊駐防膠東的陸軍第十七軍劉珍年部，第十七軍是中央派遣的駐防軍，防日寇也防共軍，韓復

榘對劉部如芒刺在背，總認為中央在監視他，企圖消滅他。山東全境都是他的禁嚮，豈容「他人酣睡」？韓曾數度要求中央調開劉部，中央基於全局部屬，未允其請，韓遂揮軍攻劉。中央密電張學良，促遣第三十二軍商震部入魯馳援，張把密電洩露給劉熙眾，劉一見大驚，懇求張學良保全山東，張學良沉吟了一會兒，說：「向方遭此厄運，我不能坐視，我把派商啟予（商震字）的命令先壓下來，膠東只有劉珍年一軍是抵不住第三路軍的，你看如何？」劉熙眾先感謝了張學良的義助，同時提出為求速決，第三路軍缺少炮兵，請張給以援助。張學良初不同意，劉再三懇請，并建議只需炮兵一個營，可換第三路軍服裝秘密前往。張學良終於同意，調王以哲的一個炮兵營開往膠東。結果韓復榘迅速擊潰劉珍年部。中央知道張學良袒護韓復榘，但不願擴大事態，把劉珍年部調往浙江。韓復榘從此獨占山東。對張學良感激萬分，向張表示今後以他的意旨為意旨，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危險，一定合作到底。

之後，張學良因在東北不抵抗，遭輿論譴責，辭去軍委會北平分會主任一職，

到上海養病，接著赴歐考察，回國後，調任西北剿共副總司令，駐節西安，和韓復榘仍有聯繫。一九三五年日寇強佔北平及長城內外，有向南侵掠的情勢，山東已處在抗敵最前線，韓復榘一面派劉熙眾去西安，連絡張學良，希望張支援他抗日。一面暗中和日人勾搭，暗允日本在魯青地區的特權，企圖保住其在山東的個人權益。

西安事變首鼠兩端

一九三六年秋，張學良亮出聯共抗日的主張，要求中央結束剿共，韓復榘對張學良的主張表示支持，韓的代表劉熙眾由西安回到濟南，向韓復榘報告，認為時局將有巨變。十二月廿五日，西安事變爆發，韓復榘收到張學良的密電，說明扣蔣兵諫的理由：「現已將委座請至西安暫住，國家大計由國人共決之」，並請韓派代表赴西安共議大計，並將派飛機來濟南迎接，接著韓又收到張學良及另一兵變軍頭楊虎城共同簽署的八項政治主張。此外，韓也收到劉峙、商震聯名呼籲營救最高領袖蔣中正的通電。

西安事變出乎韓復榘的意料，但他對張扣蔣中正非常讚佩，曾向其親信說：「

張漢卿這一手是個英明果斷的壯舉，大快人心，我佩服他的膽量魄力。」由於對事變發展情況不明，山東與陝西又隔得很遠，韓復榘開始採謹慎態度。十三日，他召集省政府各廳長、秘書長、第三路軍在濟南的將領、幕僚開會討論西安事變問題。

韓復榘在會上表示，當前最重要的是營救蔣委員長出險，應給南京政府電報表明態度。出席的人一致表示同意。當天，韓即致電何應欽，中有：「國家不幸，內外多事……逃聞之下，徹夜未眠。事已至此，惟有設法營救委座為第一義。頃按經扶（劉峙）、啓予（商震）兩兄呼籲營救委座電，除派員赴豫外，謹聞。」會上決定派省府參議靳文溪赴開封晤劉峙、商震，商量營救辦法。靳於十四日赴開封。同時，布告安民。

擁張圖謀個好位子

韓復榘用的是兩手策略，他同時秘密策劃支持張學良，只和劉熙眾等少數親信商議，經分析研判，韓相信張學良扣蔣後將發展為兩種情勢，一是兵諫成功，全國統一，聯合一致抗日，不再剿共打內戰。另一是內戰打得更兇，全國四分五裂，更

利日本人侵略。無論局勢如何，山東已是第一線；他希望朝第一項情勢發展，關鍵是千萬不能殺掉蔣，只有保住蔣才能一致合作抗日。南京中央雖然下了討伐令，但只要蔣活著，投鼠忌器就不會真打。同時，他也想保住自己在山東的勢力，甚而不惜和日本人合作。他又盤算可以響應南京的討伐令為名，派幾個師沿隴海鐵路西進。如果真打，只要部隊到洛陽以西，即與東北軍、十七路軍東西夾擊何應欽的中央軍，把他們消滅在陝縣、靈寶、盧氏一帶。屆時，宋哲元就會表明態度支持張學良。山西處在冀、魯、陝包圍中，閻錫山勢必倒向我們，北方將出現一個新局面。西南桂系方面一向對南京不滿，必然和我們表示合作，國內局勢就大有可為了。

計議已定，韓復榘仍派劉熙眾為代表去西安，向張學良表明他的主張：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擁護張學良為領袖；二、組織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執行抗日救國大計；三、保護蔣中正的安全，擇地安置優待；四、以響應南京討伐令為名，派五個師即日出動，俟過洛陽以西即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夾擊何應欽的中央軍，予以消滅之。十五日，張學良派一架軍用機

來濟南，因跑道不夠堅實，飛機降落時折斷了螺旋槳，在濟南無法修理。韓復榘迫不及待，令劉熙眾於十九日乘火車去西安，但火車因軍事行動受阻，只通到洛陽。劉認識一個空軍隊長，托他向空軍副司令王叔銘說他奉韓主席之命，去西安見張學良，營救委員長，請他們派飛機送去。結果王派了一架軍用機把劉熙眾送到太原。劉熙眾始終未能到達西安。

「馬電」種下死亡因子

劉熙眾離開濟南後，韓復榘的高級顧問何其筑建議他，儘速表態擁護張學良，何認為張扣蔣一定是和共產黨合作，中共和蔣是死對頭，絕不可能釋蔣，不殺已是天高地厚了，而南京的中央政府有派系之爭，只要內爭表面化，即無人再管蔣的生死。因此張學良將會在北方形成一個新局面，早日表態擁護，將可分到一個好位子。韓復榘贊同何其筑的說法，決定使用兩面手法，明白表示擁護張學良，於是由何其筑起草，於廿一日致張學良「馬電」。

「馬電」盛贊張學良的主張和行動是英明的壯舉，並說他的部隊奉命西開，盼兩軍接近時勿生誤會。「馬電」是用密碼

發出的，但被南京破譯了。於是南京派蔣伯誠至濟南穩住韓復榘。蔣伯誠責韓復榘不應發「馬電」，說宋子文已去過西安了，情況好轉，和平有望。劉熙眾離濟南後一直無消息，廿二日，宋子文、宋美齡又去西安。韓復榘也感到「馬電」被南京截獲了，不妥，應該留個退路。於是他約宋哲元到德州北的一個小火車站見面。

韓、宋二人在河北南宮縣會面，相約如遇時局重大變動，即當面商議並採取一致行動，但不簽書面協議，以免被中央探悉，落了把柄。這就是「南宮協議」。在西安事變爆發後，宋哲元即派李忻去濟南，韓復榘派聞承烈去北平，互通消息，相約採共同行動。當韓復榘提出與宋哲元見面踐南宮之約，宋即應邀於廿三日前往，會見了韓復榘。

韓、宋二人見面後，韓復榘拿出擬好的「漾電」徵求宋哲元的意見，宋表示同意，二人聯名發出。「漾電」主要內容是：「目前急務約有三大原則：第一、如何維持國家命脈？第二、如何避免人民塗炭？第三、如何保護領袖安全？……似宜盡量採取沉毅與靜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適之

解決，上列三義（至）恐難兼顧，或演為兵連禍結，不堪取捨之時，希望由中央召集在職人員、在野名流，妥商辦法。」

「漾電」以公平態度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是蔣中正可以容忍的。由於宋哲元在西安事變爆發之初，曾電孔祥熙，請求中央「迅速戡定叛變，營救委座」，並電張學良要他與中共分開等等，以後雖與韓復榘聯名發出「漾電」，但事變後蔣

中正對宋哲元仍嘉勉有加。但「漾電」卻不能掩蓋韓復榘「馬電」擁護張學良並準備以實力相助所留下的把柄。

一九三七年一月廿四日韓復榘又致電何應欽，要求釋張撤兵，並稱中央如進攻西北，他將陳兵徐州，以武力阻止，一錯再錯，而日軍攻佔山東時，他為保存實力，不戰而退，卒被以兵敗的罪名，予以處決，結束了妄圖投機取巧的一生。

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